毛 主 席 語 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看：刘、邓資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六中的血淋淋的罪恶事实！

揭开北京六中劳改所的內幕

北京六中紅色造反兵团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卫队翻印

前　言

在我国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的发展之际，一小撮即将被革命烈火烧死的人，負隅頑抗。把持着西糾的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以新的更加隐蔽、狡猾的形式(即形"左"实右）变本加厉地执行資产阶級反动路綫，是全国的典型。他們鎮压革命群众，制造白色恐怖、杀一儆百的反革命手段。北京六中一小撮人疯狂地推行刘、邓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为了使大家明了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严重的危害性，特将我們从各方面了解的眞实情况公布于世。这是一个活的阶級教材，对大家会有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一、森严恐怖的"劳改所"

北京六中"劳改所"在我校一个偏僻的角落。后面有一丈多高的墙，"劳改所"与墙中間有个三、四十米长，两三米寬的夹道。在夹道的东端設有崗楼，崗楼上有一盞能四面轉动的探照灯。四面都有射击孔和了望孔，崗楼里日夜有人値班。里面警铃密布，門是特别的、白天和晚上开法不同。白天，崗楼上可以开門，底下也可以开門，晚上，只有崗楼里能开，下面开不了。这样可以严密控制来往人員（由于陈伯达及时来到我校，沒有完工）。

晚上，只要一发生情况看守人員立即按附近的电铃，这时，警铃四起，探照灯立刻射出强烈的光柱，把"劳改所"照得煞亮。阴森、紧张的空气立刻籠照在"劳改所"上空。这一連串事情的发生是由按电铃自动发生的。为了严密封鎖消息，他們把"劳改所"前面的門窗封死，要想进去，只有通过"特制"的門从后面跳窗进去。一进去便能看到几个醒目的大字"紅色恐怖万岁"字底下流着血滴，他們本想让所里的人咬破手指去写，但未能得逞。总之，所里每个人的全部人身自由都被剝夺了。我們这时也許会想到"紅岩"小說里白宮館、渣滓洞、集中营岂不相象嗎？就在这所北京六中的白宮館里，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如同暴徒一般，干尽了慘无人道、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用尽各种刑法，杀害和摧残了許多群众，他們用什么办法杀害和摧残群众，請看以下事实。

二、慘无人道的各种法西斯刑法

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在打人当中，創造了种种慘无人道的法西斯刑法，在这些刑法下，打死了革命学生王光华、八十六岁的老工人徐霈田。在这些刑法下有的把人打的半死，至今生命旦息，还在搶救中。在这些刑法下，有的被打成残废，下面我們公布我們所知的一部分刑法。

我校学生万×，程××，因出外串連沒得到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的允許，又因出身不好，和紅卫兵观点不同，被打成反动学生，串連回来的当天拉入学校进行毒打。首先让他們跪在地上，許多人蜂涌而上，不分头、背、肚子，乱棍齐下，打得他鮮血淋淋。这时王冒明（西城糾察队的主要人員之一，打人能手，其父有严重問題）单独把万×叫出来，打开上

衣，使足力气，猛击小肚子，当时打得万×喘不过气来，倒在地上，由于王冒明打的人很多，經驗十足，他知道这样打后喘不过气来，他馬上叫万×站起来跳几跳，然后再猛击一拳，这样来回数次，一直把万×打出汗来才罢休。

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打人专找人的要害来打，栗胜利（六中紅卫兵的領导，西糾要員之一，打人能手）和王冒明用木棒打万×、程××的肋部、脖頸子、胯骨，打得脖子发硬，四肢瘫痪，根本就不能动了。

又一天栗胜利叫来一帮小喽啰，他們叫万×、程××趴在地上，用木枪打他們俩的后背和屁股在場的凶手都打了八十棍，只打得他們口吐鮮血，后背都烂了。他們还不休止，又用菜刀面抽他們的嘴巴，牙被打掉了好几个。然后又用油漆涂在被打烂的脸上。但又怕别人看見，于是又叫了另一个“劳改所”的人給他擦掉，就这样万×的脸皮給擦掉了一层。

北京六中紅卫兵这一小撮人打人成性，拿人命开玩笑，一天，金亚利，王冒明，陈小倫等人，要拿万×、程××做上吊試驗，在这之前让他們写遺嘱，他們痛哭流涕怎么求饒也不行，那伙人就用绳子捆个套穿过横梁，然后用套套在他們的脖上，猛力踢倒他們脚下的凳子，人就悬在空中，又将绳子猛得一松，人就摔在地上这种做法是极其危险的，稍慢一点就会丧命。这样連續做了几次，他們在一旁开心大笑。更可气的是他們这帮打手覚得这样做还不过瘾，他們把这两个同学的眼睛用黑布蒙住，倒捆双手，剥开上衣露出胸膛，拿出一把明晃晃的匕首在他們面前晃来晃去。这些暴徒竟敢如此猖狂，要拿人剖腹試驗，他們用匕首在肚皮划了一下但沒划破，正在这时有人进去說：“公安局有通知，‘十一’以前不准杀人，‘十一’以后随便。”这簡直是在明目张胆的破坏文化大革命！

一天，王冒明又想出一个新的折磨人的方法，他叫万×、程××起来和“劳改所”的另一个人，三人一块給他磕响头，磕得不响还不行，就用脚向他头上踩，在地上使劲踩，他的头都磕破了，头肿得很高，受过这种刑法的，都留了脑振荡的病根，記忆力衰退了，头脑常昏，經过一系列的折磨，把他們打的都不能动了，他們的背都烂了，不能躺，只能趴着，这时王冒明說：“不行，必須躺着，而且不能动，动就打你們。”栗胜利还叫别人在他們的身上跑。

学生宋××，是我校原学生会的文艺委員，以往工作一直积极，九月二十七日夜里一点，王冒明带着一帮人給他加了一个莫須有的罪名，从家里捉到学校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毒打。打法和以上两位同学的打法差不多，不过又增加了几种新的刑法，王冒明等四个彪形大汉每人拉一只脚和手，象打夯一样，把它高高举起（足有一米以上）然后一齐撒手，人从空中重重地摔到地上，这样連續做五次以上，他們还美其名曰“座飞机”經过这样的刑法，宋××大脑受到严重的摧残至今未好，尾脊骨摔裂。就这样，打完之后，王冒明等四人叫宋××站在屋子中間，四个人每人拿一支木枪，在四个角度向宋××猛刺，他防也无法防，这四个暴徒，用力过猛卖力气太大了。王冒明和另一个人手和脚搓了，这才罢休。他們又把宋××叫到墙跟前（离墙約一尺远）。面对着墙逼着嘴里念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幅对联，还沒念完，王冒明照宋××的臂和背猛踢，人整个扑到墙上，头撞到墙上，这样又反复了許多次。第二天又对宋××折磨一天，其中有磕头用鉄絲卷成的鞭子打嘴巴子，又用椅子向头上扔，經过这样的毒打后，宋××生命垂危，他的肾脏被打坏，排泄的尿全是紅紅的血。这时王光华已死，他們怕又在“劳改所”死一条人命，赶快用平板車拉回家，宋××住院后，經过医生的及时搶救才脱离危险。

在打人中，他們还有一种残酷的刑法，用火柴一根根地烧“劳改所”里的人的头部脖子

等。有一次，在烧一个人时，竟用五盒（还是五包，沒調查清）把这个人头发都燎沒有了，脖子都烧烂了。还有一种刑法，用刀子剁屁股。有一次在打初三（2）班一个同学时，向屁股連剁五十刀以上，血清都流了出来，还有什么叫"劳改所"里的人跪煤碴，跪很长时間，跪的人双膝鲜血淋淋，这里的刑法应有尽有，举不胜举，不能一一說明，而且这只是我們調查其中一部分。

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建立"劳改所"根本不是为改造而是借此把他們当作自己的拳把子，練习打人拿他們开心。以看守为名达到他們在无产阶級专政下不允許达到的极其恶劣的流氓行为，更重要的是他們利用"劳改所"当他們泄私憤图报复鎮压和他們观点不同群众的工具，这是地道的政治扒手，投机分子，他們根本不相信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相信的却是文斗的最高形式——武斗，这种反革命謬論，他們驕傲地說：我們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着特别深刻的理解。这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与其說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深刻理解，倒不如說通过武斗，使自己达到特权阶层。他們根本听不进去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的教导，却热衷于要窝头（武斗）不要饅头（文斗），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綫相对抗，这种人在事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

三、杀人灭迹血債累累

我校老工友徐霈田，一九三七年前在旧社会戏院当茶房，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在北师当工友，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六中当工友，工作一直勤勤恳恳，认眞負責，例如：在我校許多年中管上課铃，一直沒出差錯。又如：曾及时发現教导处失火及时扑救，消除了一場火灾。他退休以后无家可归，就住在学校，还根据自己的体力做些勤杂工作。几次有病住院，治好了他的病。他非常感激党和毛主席，他常說："要在旧社会我早就死了，我感謝毛主席，我感謝共产党。"

今年九月三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小撮人以"老吸血鬼"莫須有的罪名，撵出学校，无家可归，街头流浪两三天給社会造成极坏的影响，后經"派出所"送回学校，被鎖在学校的屋里。一天，天下小雨，以朱支前为首的一小撮人，开始对徐进行迫害，他們先将徐拉出屋外，强迫徐跪在地上，并脫下自己的鞋，令徐用嘴叼着，叫徐自己駡自己"我是老混蛋"，还觉不过瘾，便把几根木棍放在地上，令徐在上面爬行，爬了六、七米，一直爬到厕所。然后将徐推入小便池，渾身用尿湿透，再看徐已不成人样了，也不能站定，刚站起来就摔倒了。这伙暴徒哈哈大笑揚长而去，此后又折磨了数次。十月三日下午徐被王冒明，陈小倫等（西糾队員）叫到淋浴室，他們說：給你洗澡。王、陈这几个暴徒竟残无人道地用酷刑折磨一个老工人。先是用冷水泼身，老人喊道："冷啊！冷啊！"然后用滚开的水向徐身上浇。王、陈一面浇一面狞笑地說："老头今天让你洗个痛快"老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惨叫着："热啊！热啊！饒了我吧！老祖宗"这伙暴徒根本不理，反而浇得更厉害了。把老人的皮都烫掉了，渾身通紅，折磨完后，老人爬回宿舍后奄奄一息，不醒人事。十月四日早晨徐要求治疗但不許。十月四日十点多王冒明、陈大倫等人把老工人徐霈田进行种种毒打戏弄。他們让八十六岁的老头唱歌、跳舞，用开水烫老头的头部，还让老头吃屎喝尿。然后，王、陈等将徐的嘴塞上，带到后院厕所前的黑影里，并在厕所里放上把椅子，房梁拴个绳子套。随后王、陈把徐带进来站在椅子上，把头套进套里，陈叫徐自己踢椅子，但被他們酷刑折磨过的徐哪有

力量踢椅子呢？不知是王冒明还是陈小倫就狠毒地一脚踢去。誰知绳子不結实，断了，徐摔下来，这时徐还未断气，杀人成性的王、陈等用木枪将徐架到結好的绳子套上。老工友徐霈田就这样被活活勒死了。

老工友徐霈田今年八十六岁了。解放前，徐得罪了国民党侦缉处抓去毒打，侥倖逃生，可是这位具有近四十年工龄的老工友，今天竟被西糾一小撮人活活絞死。

我校王光华，高三学生，出身至今未定。父亲解放初期死去，家里只有 母 亲、妹 妹 三人，平时表現一般，文化大革命以来表現十分积极，早在四月份，他在我校写了第一张小字报，为我校文化大革命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五月九日就打响了向我校內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一炮。以后，又写出了許多具有高水平的革命大字报。同党內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流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的斗爭。从这时起他就已被一小撮人怀恨在心了。革命大串連以来，又是他首先打破了出身不好不能串連的謬論，不顾危险大胆出外串連。正是由于王光华敢于坚持眞理，敢于斗爭。因此激怒了那一小撮人，于是給王光华扣了一大堆罪名。九月某日，程××、王××串連回来，我校紅卫兵西糾头目之一姜晋南，便把他 俩 抓 到 学校，毒打了一頓，放到“劳改所”强迫写检查，并从两人口中得到王光华在重庆。于是立即派了四个紅卫兵到重庆去抓王光华，但沒抓到，就把程、王二人放了。九月二十七日姜晋南得知王光华回来了，于是便布下天罗地网，四处搜查，在王光华所到之处都派了人，就在他回来半路上被捕了。非法逮捕后，被带进学校“劳改所”。一进屋姜晋南就打了他一个耳光，随后把王光华带进隔壁一間小屋，让王脫下上衣，解下皮带，与此同时小院和小房都有人看着，戒备森严，不让其他人通行。这时屋里暴徒（均为西糾队員）兽性大发，蜂涌而上，拳打脚踢，用木枪向王猛刺、乱刺，并用枪托劈头盖脸，疯狂的毒打，使王无法忍受翻倒在地上，此时他曾哭喊过，随之而来的是凶恶的毒打。枪托在背上打得更凶，这时一个西糾队員一面用脚踢王的头部和頸部一面恶狠狠地无耻地說：“触及触及你的灵魂（这实际上是有意破坏文化大革命，对抗十六条）王光华一会儿就被打得昏死过去，于是这些人把王拖到屋外，让“劳改所”里的人給王做人工呼吸（这只不过是来开心罢了），結果折騰半天，仍不見王苏醒，他們便把王拖进一空屋子里。第二天清晨（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时，到厠所小便，尿了血，出了厠所，便倒在地上，于是把他背回屋。此后栗胜利、陈小倫等又曾毆打王，使他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过后，过了十几分鐘便死去了。到了夜間，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便偷偷将王尸体送往火葬場火化了。

同志們！他們杀害的何止两人，据不完全統計杀害和拷打了約五十人他們杀害的里有的是革命左派，老工人。他們这样做严重地践踏了十六条，严重地压制了革命群众，严重地破坏了大民主，破坏了伟大的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是資产阶級反动路綫极其露骨 的 典 型 表現。

四、低級、下流、庸俗的行为

六中紅卫兵的一小撮人把“劳改所”的人当猴子耍，沒事就拿他們开心取笑。一天他們让全体“劳改所”里的人集合在一起，在屋子里乱走象逛大街一样，然后让每个人对話，这两个人就象好几十年沒見面一样，非常亲热，互相拉拉手，搭搭肩膀，然后說：“你好啊！老混蛋，好几年沒見了，你更混蛋了吧！”另一个說：“你比我更混蛋！”“劳改所”里的那

些人給弄得哭笑不得，装不象还不行，而他們却在一旁哈哈大笑，疯狂地过瘾。又一次夜里十二点多，陈小倫等人上了瘾，把“劳改所”的人都叫起来，到院子里站成一排，一二报数，分二队站，他們一声令下，让两边的人拚命撕打，两边人蜂涌而上，打拳的打拳，摔跤的摔跤，院子里乱七八糟，烏烟瘴气，只見打架的人渾身泥土，后来，陈小倫他們过足了瘾，装出一付长輩腔說：“你們都这么大个子，怎么还打架呀？”又引得他們那伙暴徒哈哈大笑。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許“劳改所”的人上厕所，打呼嚕，睜眼。有一次，单××想上厕所，向看守苦苦哀求，看守急了，就把他打了一頓，尿也撒了一炕。王××在睡覚时睜了一下眼，看守就打了他一頓，一直打到天亮。睡覚时誰打呼嚕，就往誰头上泼一碗凉水，灌得滿鼻子都是。

他們让“劳改所”里的人互相剃眉毛、头发，每个人都剃得光禿禿的，还恬不知耻地說：这是給你們整洁卫生。他們让“劳改所”里的人站成一圈，一边轉着圈，一边让后边的掄圓了，就給前面的人一嘴巴，这样一个人打一个人，然后他們又一声令下“向后轉”，反过来，这个人又打那个人总之每次誰都打人。誰都挨打。他們让王××头上頂着一碗水立在一边，“劳改所”的那个負責人朱××，拿他当把子，練汽枪玩。王××吓得脸都变了色，紧閉着两眼，一动也不敢动，不知什么时候子弹就会打在他的脑袋上。平时朱××就拿汽枪在屋子乱打，見什么打什么，如玻璃、茶杯等等，不知打毁多少。有一次，紅卫兵的一个打从臭水沟里拣了一个发了霉的馒饅头，切成数块，“劳改所”里的人一人吃一块。他們为了看“相声”，就让“劳改所”里的哭的好的人向笑的好的人学笑，让笑的好的人向哭的好的人学哭，就这样一会儿狂笑，一会儿嚎哭声音极其刺耳难听，可是，紅卫兵的这些人却奉之为宝，作“优美”的音乐来欣賞，什么时候兴趣来了，就来欣賞一番。

他們在“阶級斗爭和阶級感情”的招牌之下，他們过着极低級的腐朽的生活。他們打人，杀人象抽大烟一样过瘾。受刑者挨打时发出的哭喊，惨叫声成为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音乐欣賞。他們追求的是十足的流氓，恶棍，极端墮落的政治庸人，他們哪里还有一点劳动人民的味道，工农感情。他們以貴族自居，血統高貴，把其它出身的观点不同的同学，普通群众当做奴隶，亦是任意对其毆打、残害、侮辱，当作自己玩耍的工具。两者換湯不換葯，本质同等反动的。他們把阶級斗爭庸俗化了。

五、侮辱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更可气他們肆意侮辱毛主席語录。毛主席是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眞理，一句頂一万句，是我們革命的方向盘。可是六中紅卫兵的一小撮人，竟拿最高指示做为一种懲罰人的刑法。他們让“劳改所”里的人每天吃晚飯以前必須背几段語录，如果背不下来就不让吃飯，多会儿会背了，多会儿为止。有一次“劳改所”三个女的沒背下来，他們就让她們在旁边背，其他的人吃飯，一会儿，他們又让旁边吃飯的人到她們的面前，一边吃飯、一边馋他們故意說：“飯香极了，香啊！”意思就是說你背不下来，就是不让你吃这香飯。一天，有一个人又沒背下来，他們就让他一边端着飯聞着香味，不許吃，一边叫人教她背語录，一直背下来才叫她吃。一天，他們让×××立在一边头上頂着一个装滿水的罐头盒，让他背一百遍語录，×××一边背，后面那些人就敲打头上的盒到后来王××背得头昏眼花，豆粒般的汗珠一个劲的往下滴，他也不知道自己背了

多少遍。当背了七十多遍时，他說五十多遍，也不知道自己背了多少，那一小撮人在旁边哈哈大笑，一直到他們取乐够了为止，他們就这样拿最高指示开心。这些还一直满足不了那些人的愿望，一天半夜，暴徒們又上了瘾，他們把“劳改所”里的人，一个个全叫起来，都跪在凳子上，双手高举过头，叫他們背語录，不許背重复了，他們互相也不許背重复了，他們又让王××一条腿跪在凳上，另一条腿悬空，叫他背語录，就是他們所說的“金鷄独立”只見他們个个滿头大汗，就这样一直折腾了一个半多小时，他們公然对抗十六条，与林彪同志八月三十一日的讲話对抗。林彪同志說：“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可是，这群暴徒竟然在打人的时候大叫“我这就要触及触 及 你 的 灵魂。”并喊“要饅头，不要窝头！”王冒明等竟肆无忌惮地說：“不管它，咱們干咱們的！我王冒明自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以来就未糾正过态度。”又說：“我們就不信，到底是《十六条》能触动你們的灵魂还是我王冒明能触动你們的灵魂？”又一次紅卫兵×××对一个刚被拷打完的人說：“这不是武斗，这是文斗和武斗的相結合最高形势，这一小撮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忠实打手，竟公开反对林彪同志讲話。这一小撮人还肆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党的威信。党的政策对投誠过来的人欢迎，立功者授奖。我校数学教师孙××，解放初期从台湾投誠过来，党对他們一家一直非常照顾，可是六中紅卫兵某些人却把他拉入劳改所，强迫他每天劳动，有时还遭毒打。紅卫兵×××还笑着对他說：“你回来时（指投誠过来）沒有想到会这样吧！”孙××：“沒有想到”。醉翁之意不在酒，六中紅卫兵这一小撮人一直这样打人，这样公开违反十六条，对抗林彪同志的讲話，这样貶低毛泽东思想决不是偶然現象，是这些人的資产阶級思想存在严重的表現，在他們的后面一定有后台在支持。毛泽东思想是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对于他們这样侮辱和貶低，我們岂能容忍！我們一千个一万个不答应。

六、敲詐勒索、无所不为

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不但是政治扒手，而且是經济扒手，他們以看守为名，敲詐勒索了大量錢財。下面是我們了解的一部分：

錢：1300余元。照像机一个、自行車三輛、收音机一架，被袱二条，手表四块。就这样还覚不好，还要×××再买一块表送来。×××被抓进“劳改所”时沒带手表，这群暴徒就要他回家取来。他們把敲詐勒索的錢进高級飯館大吃大喝，揮霍无度。他們吞蝕被抄沒的財产。收音机、車子、手表、缎被面、衣物等进行私分。他們还把被扣压的人当做奴隶来役使，給他們做小鍋飯，洗衣服，刷鞋，打洗脸水，打磨匕首，日夜輪流不許休息，有时工作到深夜 1、2 点鐘，甚至有时要通宵干。他們每月給“劳改所”人极少的生活費，可是就連这点錢他們也不放过，如朱支前拿一枝汽枪来練瞄准，他用的子弹都要“劳改所”里的人出錢来买。一次紅卫兵×××竟以出外串連沒錢为名把“劳改所”里的×××多年积累的錢一次拿走。又如×××要买点心，向“劳改所”里的×××要6毛，粮票8斤来买，这样的事多的很。举不胜举，如修炮楼买油粘，买手电竟收去十元，还买什么电池，理发推子等（这些东西都沒有下落）。紅卫兵这一小撮人所做这事的理由：这是黑帮的錢，他們該受苦。过去他們黑七类騎在我們紅五类的头上，現在，該让我們踩在脚底下了。过去你們享福，現在該我們享福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利用抄家，管理黑帮……总之一切可乘之机敲 詐 勒 索，貪污盜

窃。他們之間貫穿着一整套国民党、反动派軍队、土匪的行为，对人民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哪还放在眼里，除了掠夺的手段之外。他們比国民党土匪“高明”的倒是还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理論根据”，为了那些卑鄙的个人生活欲望，他們尽其掠夺，詭辯，欺騙相結合之能事。至今他們还沒悔改之意，大量錢财仍未退还。

七、陈伯达同志的到来

十一月十九日，正是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在我校最猖狂的时候，白色恐怖最凶的时候。王冒明、朱支前等人整天强迫“劳改所”里的人霍霍磨刀、匕首、战刀等等。在“重要通告”出来以后，王冒明，朱支前却还是无动于衷，还与解放軍报編輯部的同志乱争乱吵，坚持不解除杀人魔窟——“劳改所”就在这个关头，陈伯达、戚本禹、关鋒、王力等中央文革小組同志在百忙中来到我校。陈伯达同志到后面的“劳改所”，看了打人的凶器和被打的人，听了一些事实，在和一些老师談話中气憤地說：“这样搞是非常残酷的，无論对什么人都不行！”在談話中对老师說：“你們見到这种現象怎么不制止啊！”老师有的在下面說不敢，陈伯达同志說：“你們怕什么，我就不怕，我一沒带刀，二沒带枪，三沒带……（不清），我們是靠毛泽东思想吃飯的！”老师們向陈伯达同志汇报了一些情况，（因为在場的有六中紅卫兵的那一小撮人，所以老师发言并不踊跃，就是这样，那些发言的老师也都受到了那些人的威胁）这样戚本禹同志拿起旁边的紅卫兵报念：“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級領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念完后感叹地說：“这是自我諷刺呀！”陈伯达同志說：“象这样的报紙，可以停办。”其他文革小組的同志也讲了一些話，总之，这次会給了老师一个极大的鼓舞。王冒明、朱××让“劳改所”的人磨的凶器被陈伯达同志拿走一捆后，他們并不甘心还继續磨刀，陈伯达同志知道后，于是又在二十一日和关鋒、戚本禹、王力、吳德等同志又来我校，又沒收了他們的刀子。瞧了瞧木工室磨刀的沙輪非常生气。总之，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組的同志的两次来到我校，大大长了革命造反派的志气，給了革命师生一个极大的鼓舞，点燃了我校批判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烈火，我們革命造反派坚决拥护中央文革的正确領导，彻底批判資产阶級反动路綫。

八、他們还在行动中

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已經不能明目张胆的推行，它已經陷入无产阶級革命路綫的重重包围之中。但是，它还不甘心自己的灭亡，在做垂死的挣扎，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看到公开打人是不行的了。况且一个“劳改所”既消息不严密，人又装不下。于是他們就預謀挖一个地下刑訊室和秘密刑室，在后院的夹道里找到了一口枯井，让“劳改所”里的人把这个井掏开，因地质太松有塌的危险，才沒继續施工，于是他們又計划盖一个秘密刑訊室，这个秘密刑訊室，在那一小撮人的策划下开始施工。其中秘密刑訊室的两边墙一边厚三米，一边厚一米，为了更絕对保密，要想进門必須通过一段很长的夹壁墙，这个絕妙的秘密刑訊室是坚持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产物，但是，由于陈伯达同志及时来我校，这个工程沒完工，（現还留着一堵破墙）。他們一方面加紧工程，一方面又在搜集黑名单，誰跟这一小撮人有意見，就很可能进入黑名单，他們妄想用这些手段来鎮压革命群众的运动。自从陈伯达同志来我校以后，

給革命造反派长了威风，点燃了批判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火焰，許多革命組織起来給他們提意見，可是这些不但不听，反而对这視为眼中釘。他們还采取了威胁恐吓的卑鄙手段。有一天朱支前和其他几个人闖到一个遵义战斗团的战士的家里，肆意叫嚣“你别狂！你小心点！”这些人其实是愚蠢的，这正是他們心虛的表現，无能的表現，他們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采用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的有力武器，而是在下面偷偷摸摸的搞特务活动！他們不但威胁同学，而且还威胁被他們抓进“劳改所”的从台湾弃暗投明的教学教师，×××后来被放出来。紅卫兵一小撮人又怕他把“劳改所”的事情泄露出去，于是就到他家去威胁，那老师沒在家里，就威胁他的家属。威胁、恐吓各种手段都使过了，难道威胁和恐吓就能掩盖你們的罪恶事实嗎？愚蠢得很。由于这种形势所迫，表面上西糾好象解散了，其实暗地里却干着見不得人的罪恶勾当。在一次北京展覽館开的所謂破私立公大会充分暴露了他們这些人的丑脸，这些人都是联合行动委員会的，在会上，他們又一次反扑，大叫打倒三司，說中央文革不要太狂了。告訴你們联合行动委員会的狂妄者們：中央文革是我們无产阶級的革命司令部，你們想摧垮中央文革，那是痴心妄想。你們还想当鎮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革命群众决不答应！我們革命造反派，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痛击一切新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反扑。北京六中紅卫兵的那一小撮人告訴你們：你們对革命群众所犯的罪行，还沒有彻底交待，你們至今还沒有悔过之意，你們这群鉄杆在联合行动委員会混事是不行的，向群众低头、认罪是你們的唯一出路！

結 束 语

以上許多事实都是我們冲破重重困难，从各方面了解的，由于我校白色恐怖至今沒有彻底消除，耳聞目睹者还有顾虑，因此很难了解完全属实的材料。我們只能从侧面和其它方面了解，不免与眞实情况有出入，但以上所介紹事实基本上是属实的。

为什么在北京六中出現这样“駭人听聞的杀害事件”？为什么出現这么多慘无人道的刑法，为什么北京六中长期被白色恐怖籠罩着。为什么广大革命群众至今还沒发动起来，使我校文化大革命冷冷清清，以刘邓为首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就是万恶之源！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主要表現在他們压制群众，扼杀群众的首創精神，他們轉移斗爭目标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眞右派”而北京六中一小撮人正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一条反动路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綫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創精神，放手发动群众去整党内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却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奉为至宝，声嘶力竭地喊：这就是党的阶級路綫。他們拿出身証明自己为英雄，别人是混蛋，狗崽子，小反革命，小邓拓，他們以“貴族自居，血統高貴。什么东西”他們直接把矛头指向很大一部分群众。更談不上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創精神。他們用出身来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用出身挑起武斗。这难道不是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綫是：“坚持文斗，不要武斗。”而北京六中紅卫兵一小撮人反其道而行之坚持所謂的文斗和武斗相結合。文斗符合人民利益的，能够充分发动群众，深刻批判。而武斗破坏无产阶級专政，破坏了无产阶級专政下的大民主。制造了白色恐怖严重地压制了群众。是更加残酷、露骨、压制群众的手段。是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綫針鋒相对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的典

型。資产阶級反动路綫，随着阶級斗爭的深入和发展，其表現形式随着也更加隐蔽狡猾。他們利用紅卫兵热情、敢闖、幼稚，就打主意。他們有意識地把紅卫兵在运动中的偏差，使其扩大化，达到那些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用形"左"实右的卑劣手段，蒙蔽紅卫兵，达到他們达不到的目的！这样一些被蒙蔽的紅卫兵便成了他們得力的工具。刘、邓为首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何其毒也！但是紅卫兵一小撮人至今还执迷不悟，你們已經被敌人当枪使了。尽管你們打了一些坏人，但也不符合党的政策。陈伯达同志到我校解除"劳改所"时說："你們这样做太残酷了，无論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做。"我們热烈地希望那些受騙的紅卫兵战士彻底和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路綫上来，但是我們要正告"联合行动委員会"的鉄杆們，如果你們抱着資产阶級僵尸不放，就要发展到反党，反人民，反毛主席的道路上去，被人民所唾弃，定是死路一条。同志！猛醒！資产阶級反动路綫杀害、摧残打击不了多少敢于造反的革命群众，看了我們的材料以后，你們不痛恨嗎？我們刻骨痛恨这万恶的以刘、邓为首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同志勇敢地站起来！发揚无产阶級造反精神，不怕打击，不怕报复，不怕孤立，勇敢揭发。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級革命路綫，把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 ☆

六中各种事件时間表

9 月中旬　他們綁架了我校学生数名，严刑拷打。

9 月 2 7 日　他們秘密逮捕了刚刚串連回来的王光华。

9 月 2 8 日　对王光华使用重刑，杀害了王光华。

1 0 月 3 日　他們拷打了老工友徐霈田。

1 0 月 4 日　他們活活勒死徐霈田。

1 0 月 7 日　綁架了王明瑚老师。

1 1 月 1 0 日　扣押工人，让工人儿子打爸爸，又将小孩留在学校，起名"小蘿卜头"。

1 0 月 2 5 日　他們毒打郑杰（在长沙）。

1 2 月 2 日　"砍变节"战士包陝安行刺刺了耿小西八刀。

1 2 月 9 日　姜晋南打紅卫兵战士馬永刚。

以上是我們調查各种案件的一部分，有的还在調查中。

各单位需要調查材料，彻底批判以刘、邓为首的資产阶級反动路綫請到北京六中紅色造反兵团。

現在，北京六中正举办展覽，展覽用大量实物、图片、照片，有力地控訴了刘、邓資产阶級反动路綫在北京六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欢迎各单位造反派同志踊跃参观。

北京六中毛泽东卫队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